

心内科人人有心病

高众 著

白衣江湖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心内科人人有心病

高众 著

白衣江湖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衣江湖 / 高众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060-8006-4

I. ①白… II. ①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28947号

白衣江湖

(BAIYI JIANGHU)

作 者: 高 众
责任编辑: 陈丽娜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册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9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8006-4
定 价: 32.00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心内科主任白世怀从院机关开会回到科里，一屁股坐进医生办公室就再没起来。他没有往日的精神，更无暇关注北方最美好的四月天。楼外正是万物生长、温暖宜人的春光——一棵法国梧桐刚刚稍微展开嫩绿色的叶子，在位于五楼的医生办公室的窗外随风招摇，欢快而不轻浮，清新而不妖娆。

心内科的医生办公室有两处：一处在心电监护病房，那个办公室只是供心电监护病房的医生护士用；普通病房这边的办公室才是主要的办公和活动场所。

普通病房的医生办公室是一个大办公室，三开间。办公室的两侧是电脑卡座，一边六个，中间还有四张桌子相对放置，供医生办公。一入门的右侧是一个半截高的柜子，柜子有很多的抽屉，

里面分门别类放着各种空白的检查单；柜子上面供医生们放置水杯；柜子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块白板，白板上写满了通知以及各类需要注意的事项。当然，白板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白世怀主任讲课时所必备的工具。柜子的右侧便是洗手池了，水龙头的设置不是用手去开的，地上有个踏板，只要用脚在踏板上一踏，一股清泉就会不急不躁流了出来。

整个心内科，除了主任、副主任外所有的医生都在这一间办公室办公，这所有医生还包括外院的进修生和若干所医科大学的实习生，人很多很拥挤。医生交代病情的时候，患者家属也会挤进来，当然也包括日常主动来咨询的患者和患者家属，还有满脸堆着笑容尽情显露谦卑之情的医药代表。因此，在上班时间，这间办公室就像个菜市场，人来人往，叫声嘈杂，热闹得很。

白世怀坐在办公室左侧最靠里面墙角的一张椅子上，这张椅子陪伴了他很多年，他每天大多数的时间，都会在病房或者是在这间办公室里度过，他自己单独的办公室仿佛只是个象征，更像个摆设，只是每天上下班进去换换衣服，或者是处理一些日常行政事务，他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待的时间很短。

他坐在属于他的椅子上一声不吭，目光茫然地看着人来人往在他眼前晃动的都是进修生和实习生，自己科里的医生在这天上午要么在病房处理病人，要么在手术室给病人做手术，而在进修生和实习生的眼里科主任有着天然的威严，没人敢轻易和主任说

话，于是白世怀就感到孤单了。其实白世怀很想这帮年轻人和自己说说话的，特别是今天，因为今天对于白世怀来讲是个很重要的日子，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上午开会时，分管医疗的副院长王刚耀说了，而且还是当着全院所有科主任的面，当然还包括医院所有的领导和机关的处长。说十分感谢大家敬重的老主任白世怀同志将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医院；说白世怀同志为医院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甚至为全省的心血管内科专业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白世怀听到这番话确实感慨万千，非常受用，思绪很快便回到他刚来这个城市，走进这家医院的那一刻。真的是如白驹过隙，他从医学院一毕业来到省城，就分配到这家医院，到现在近40年。

40年前的省城，是典型的北方重工业城市，人口不像现在这么多，也不像现在节奏这么快，那时的大街上人少，三三两两的，如日常散步，轻抬腿似陪着小心往前走。汽车就更少了，除了大货车外，小轿车是个稀罕玩意儿，如果有辆小轿车从大街上奔驰而过，会招来无数稀奇的眼光。那时管小轿车不叫小轿车，叫“乌龟壳”，人们的目光一边随着“乌龟壳”快速移动，一边会啧啧称奇：“咦，这乌龟壳里面得坐多大的干部啊。”当然，不光是乌龟壳了，就是自行车同样是稀罕玩意儿。只有劳模、先进工作者、干部等这样的一帮人才会拿到一张自行车票——有票才能买车，当然还要有钱。那时的省城很小，围绕整座城市骑自行车绕一圈也不过

一个小时，就这样还不要骑快了。整座城市没有一栋像样的高楼，绝大多数是两三层、三四层的楼房和大片大片的平房。能体现城市高度的是林立的烟囱，股股黑烟增加了城市的高度，也染黑了城市的天空。

当时的医院位于城市的郊区，说是城市的郊区，只是与城市一条马路相隔。那时的城市市区与郊区泾渭分明，楼房和一排排平房组成的市区，与大片农田构成的郊区，只是隔着一条马路。这条马路，是一条极具性格的马路——一下雨便泥泞不堪，一天晴便黄土飞扬。而医院坐落在麦地和玉米地之中，而麦地和玉米地是郊区最典型的标志，因此，医院这便就在郊区了。医院也不像个医院，整座医院被残破的院墙围着，破旧的大门旁挂着一个破旧的木头牌子，上边的字早已被风雨侵蚀得残破不全，如果集中精力辨认的话，才能看清上面写的：省立医院。省立医院，省卫生厅直接管理的医院，意味着占据全省医院排行榜第一的医院。就这样一个级别的医院，只是四排平房：一排是门诊，一排是化验、B超、心电图、X线等辅助检查，剩下的两排是病房。行政用房是在院子的一个角落临时搭建的几间。那时的科室就是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这么四个科室，全院的病床总数才一百多张，每天来看病的人总是挤满了院子，刮风下雨躲都没地方躲。医院唯一好看的是每排平房前的梧桐树，排列整齐，默默肃立，给医院增添几分庄重和严肃。

如今的城市不一样了，楼群长得很快长得很高，很快便超过了烟囱的高度，又很快将烟囱踩在脚下，楼群于是给人的感觉便是高耸入云；马路越来越宽越来越干净，没有了下雨时的泥泞，也没有天晴时的黄土，但是乌龟壳越来越多，于是马路便也越来越堵；城市像个失恋的妇女，因为暴食暴饮腰便越来越粗，身材越来越胖——从一环到二环再到三环。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人流汇了进来，于是便显得越来越拥挤越来越喧闹。医院不再是身处郊区，而是变成了市中心，市政府和很多市属单位都在这四周，比如省卫生厅、财政厅、商务厅、人事厅……于是这一片区域有个好听的名字——城市行政核心区。

医院的四排平房早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四座现代化的楼房——门诊楼、住院楼、医技楼和办公楼，当然还有十几栋六层的宿舍楼。这些高楼，组成一个庞大的楼群，它们有个共同的特别荣耀的称谓是省最著名的三级甲等医院：40余个临床科室，1500多张床位，近3000号员工。如果按照科室和工作人员的数量，这样的医院恐怕在全国也算是排上号吧。

不光是医院近40年的变迁，整座城市的变迁都在白世怀的脑子里如放电影一般——只要是白世怀见证变化的场景都会在他的脑子里清晰回放。白世怀一边有些得意地回忆，一边露出欣慰的笑意，一边听着王刚耀副院长的讲话，从内心感觉挺美。但是听着听着，他感到有些不对劲了。副院长这些话好像是对自己这一

生在总结，怎么听着和悼词差不多啊，崇高得冠冕堂皇，完美得永垂不朽，就差苍松翠柏，哀乐低回了，这番讲话完毕后只要自己腿一伸就可以进火葬场了啊。

于是接下来的会，白世怀没心思听了，他在掐指算自己的工作时间，一算，明白了，对啊，确实是该总结了，到今天，正好是自己参加工作 35 周年，从 25 岁工作至今，也就是说今天，是他的生日，也是他该退休的日子。

自己不记得自己生日这是情有可原的，又有多少人将自己的生日长久地放在心里，说起来能想得起来就行了。但是昨天老伴也没提醒，说老伴忘了也是情有可原的，老伴毕竟也老了，再说老伴自退休后没过一天好日子，被小孙子折腾得够呛，在家忙得团团转，说实话，还真的不如上班轻松。

心内科老主任白世怀坐在医生办公室，先是看人来人往，见没人搭理他，他干脆将眼睛闭上，准备打个盹儿。可是，人作为高级感情动物就是这样奇怪，睁着眼和闭着眼完全就是两个心理状态。睁着眼不想的事情，闭着眼就来了，一闭着眼眼前就像放电影一样，往事便历历在目，正好延续在会场时的往日回放。于是过去的一切，便又在白世怀的眼前来回走。白世怀想，他刚上班的时候，医院是存在的，但是心内科没有，而心内科可以说他是见证了、参与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想到这儿，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不知道他眼睛的湿润和他此时处

在他认为重要的时间节点、在这么如此重要的时间节点下又有如此孤单氛围的感染下有没有什么关联。

白世怀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主任，受人尊敬的不光是他的专业好，他本身长相同样令人尊敬：眯眯小眼，微微上翘的嘴唇，中等身材，胖乎乎，这样的长相很喜庆。不论什么时候，都是在微笑，这样的微笑病人喜欢，病人家属喜欢，医护人员也喜欢，但是领导喜欢不喜欢不知道，至少是在周赫然院长的心里印象还是可以的，永远都是特别亲和、特别平易近人的样子。而胖乎乎的中等身材，给人以扎实稳重的感觉，这样的感觉作为医生尤为重要。

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坐在椅子上的白世怀一直在胡思乱想，想到高兴的时候，嘴角会微微上翘，想到烦心的事情他很想抓下自己剩下不多的头发，他是想抓，但是忍住了，他不能在一帮进修生和实习生面前失去自己往日的形象和威严。他就这样一直想，一直想到一股饭菜香钻入他的鼻孔。

他想是不是该吃饭了，于是睁开眼睛，看一位进修生在另外一张桌子上自顾自吃饭。于是，他站起来，自言自语说，吃饭了啊。又招呼其他的实习生和进修生，说大家都去吃饭吧。

吃饭的进修生说：“主任，刘主任让我告诉您，今天中午科里聚餐，但是我一直看您在睡，没敢打扰您。”

白世怀很诧异，问：“聚什么餐？”

进修生说：“刘主任就这样说的，他们都在手术室，让您等他们回来一起去。”

白世怀说：“这样子啊，那中午大家一起去。”

进修生说：“是一起去的，我值班，所以先吃了。”

白世怀没再说什么，只是问大家上午病人有没有什么事？大家齐说没有。于是白世怀重新坐下，又闭上眼。

二

官本位思想，拣好听的叫这是中国的传统。医疗界只要是到了高级职称，比如是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乃至副主任护师、主任护师等等，统一约定俗成叫主任。就像是在科技界，研究员不称研究员，称为教授一样。

刘主任叫刘加林，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科里除白世怀之外最老的医生，工农兵大学生，技术没得说，科里做介入手术最好的。本来他是科主任最有力的人选，他 50 岁那年，晋升职称需要考英语和计算机，对于工农兵大学生来说，这两项基本上是两座大山，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可逾越，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真的就是不可逾越。刘加林就是大多数人之一，想晋主任医师，连续考了五年的计算机和英语，总是有一样过不了关，后来一气之下不考了，

副主任医师就副主任医师了，今年 57 岁，再干三年也就光荣退休了。当然这两项不考也就基本上和科主任，甚至是科副主任沾不上边，因为在医院，凡晋必考，特别是英语，成绩是条红线。

刘加林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但是他善于用自己特色的生活语言，用最通俗的常见生活的现象来比喻心脏疾病的一些症状和体征。这样就将深奥的理论很浅显很直观地展现在病人家属的眼前。这点，无疑是最受病人和家属的欢迎。比如说起“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是心内科很常见的一种疾病，这么专业的名字一般人怎么能知道这种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刘加林会这样说：“冠状动脉其实就是供应心脏血液的血管，您就当作水管好了。粥样硬化就是水垢，这水垢附在水管上。如果水垢多了的话，水管流水就不畅快；如果再多的话，水管都堵住了。就是这么个道理。怎么治？就是将水管狭窄处的水垢给挤到水管壁上压紧，这水管不就通了吗？这手术就是‘皮冠状动脉成形术’。如果再放个支架在狭窄处撑着，这就是‘支架植入术’。”

他的这些很通俗的比喻，渐渐在科室里流行，成了解释病人病情的标准语言。

专业技术考试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在中国工作，为什么将英语弄到这么个重要的位置？其实作为医疗行业，如果不涉外不科研的话，光是在临床，哪还有说英语的机会？但是就是这一项，

有多少特别优秀的临床医生倒在这条红线下，而且倒下去还没地方说理去。

中午吃饭的时候，已经到了下午一点半，全科除了值班的医生护士，其余的包括进修生、实习生都到场，在医院大门附近的酒店摆了四桌。到这个点，大家都饿了，都是一个科室的人，多少年都在一起，也不在乎什么礼数，乱哄哄坐下，大部分人开始夹菜往嘴里塞。

白世怀看大家完全没有穿白大褂时的庄重和矜持，饿狼扑食一般，小眼一眯，看着大家的样子盈盈地笑。这时坐在白世怀身边的刘加林将头歪过来说：“这个，这个，主任，我说两句吧。”他说话喜欢带“这个，这个”的开头语，而且越是着急的时候，“这个”会成串往外蹦。

白世怀说：“可以啊，但是我还没弄明白你今天为啥请客？”

刘加林笑了，还没说话，坐在刘加林对面的钱绚丽抢先说了：“主任，今天不是您六十大寿吗？刘主任说在不通知您的情况下给您祝寿。”说完意味深长看了刘加林一眼。

刘加林看到白世怀明显开心起来，说：“是啊，这个，主任，您的生日可不是我一个人记得，绚丽他们其实都记得，只是他们现在处在这样的节点，没人敢挑头给您祝寿啊，是不是？只有我出面没问题，我是跳出三界外的人。”

冯小君一听，马上接过话茬儿：“刘主任你还这个，到底哪个

啊？还跳出三界外，我还不五行中呢，看你那肉吃的，现在还过性生活不？”又笑着说：“现在您这岁数，过不过性生活，估计是和信仰没关了。”

医学专业人士在一起是不避讳性的，说实在话，这帮人什么没见过，人体就是这回事，在别人眼里充满诱惑，在医生眼里，只是一堆肉而已。

这一桌的人哈哈大笑。

白世怀明白刘加林的话，这样的时间节点，确实很敏感。很明显，主任退休，副主任接主任是没问题的，况且接白世怀班的副主任黎强特别优秀，最主要的是全科没有一人能与他竞争。在副主任位置上，其余几位副主任医师都是不错的人选。只是刘加林岁数大，何况他早已退出了竞争行列，因此，给主任祝寿他出面，是最坦荡的事情，大家都会觉得这顿饭吃得安稳。

白世怀主任看大家都有这番心意很感动，这确实值得感动。他扭着头对刘加林说：“你说几句吧。”

于是刘加林站起来，放开他一贯与心内科不匹配的大嗓门儿，之所以说与心内科不匹配的大嗓门儿，因为心内科实在是特殊，需要安静的诊疗环境，不允许大声喧哗。他说：“这个，这个……看你们饿死鬼投胎，你们能不能安静点？”

刘加林一说完，大家开始起哄，七嘴八舌说你说你的，我们吃我们的，现在几点了，都饿死人了，还这个这个。

刘加林一看比刚才更乱乎，便提高了嗓门儿，说：“这个，今天是白主任的生日，请我们大家端起酒杯，祝他老人家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嘈杂声戛然而止，又轰然响起——“祝主任生日快乐！”喊得山响。

白世怀甚是满意，在心内科这么多年，恐怕是第一次当面看到全科人对自己的真诚祝福。

四桌都是知识分子，都是从事最严谨的科学之一——医学，因此祝酒词显得有趣而不庸俗，医学特色的直白而不下流。比如男医生说，祝您“老而弥坚”，将“坚”字咬得很实；比如女医生说，祝您“老树生花”，将“花”字吐得很艳。当然这些祝词只是在副主任医师这个级别说出来才能匹配身份，而且说的时候，脸上还要堆满了真诚和崇敬，说出口的时候还要显得平静和从容，这样才显得有趣、有品位，才显得上流不含任何低级趣味。每个人说不同的祝词都会引出一片大笑，在笑声中心有灵犀，只可意会，无须点破——这样的笑才显得有涵养有味道。

大家欢乐着说笑着，白世怀端坐在自己的位置，身体不动，但一直是一脸标志的微笑，这样的微笑配合着他那迷人的小眼睛，显得喜庆又慈祥，稳重不威严。因为在这种场合下，稳重是必须，威严不可取。在他看来，祝不祝寿倒是无所谓的事情，就当是全科联欢罢了。

酒过数巡，该敬的酒也敬了，该喝的也喝了，场面上相对安静一些。刘加林环顾四周，看大家基本上都在埋头苦吃，便将自己的嘴巴送到白世怀耳朵旁，悄悄说：“这个这个……主任，您看绚丽还不错，她还记得您的生日，说实话，要不是她提醒我，我还真的忘了。”

白世怀还是那样标志的笑，只是在酒精刺激下，脸上涂满了中国红，更加显得喜庆。他没说话，只是将手从桌子上拿下来，放在刘加林的大腿上轻轻地有节奏地按了按。刘加林像是个木偶玩具被打开了电门，很配合显得很真诚“嘿嘿”笑两声，在笑声的余音中拿起公用筷子给白世怀夹了些菜。这一唱一和彼此都心里明白——白世怀能将手放在他大腿上按两下这显然就是表明白世怀自己的一种态度，刘加林看似顺手给白世怀夹些菜也充分表明了刘加林的感激之情。这样的情景绝对不需要语言，但一定是心照不宣。

坐在白世怀另一边的是张玫，也是副主任医师。她是个很安静的人，不管和谁说话，哪怕就是和科里的保洁员，说话都是细声慢气的。她话很少，个子不高，身材不错，皮肤白皙，显得很年轻，外表看起来很柔，虽然长得不是很漂亮，但是很有气质。这样的女人给人一种很优雅的感觉。

刘加林的咬耳朵和白世怀的拍大腿，其实早就收在张玫的眼里。张玫见刘加林给白世怀夹完菜，也将小嘴伸到白世怀另一只